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

《聊斋志异》赏析

章伊平 选析 梁超然 审订



广西教育出版社

前 言

我国古代文言小说源于神话，形成于六朝志怪，繁盛于唐代传奇。唐宋以后的文言小说创作，远离社会生活和人民大众，落后于时代潮流，只在形式上对古典小说刻意模仿，偏重于追求编织离奇的故事情节，不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正如鲁迅所说“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所以，唐宋以后它就开始走下坡路，不得不让位于直接与人民群众联系且为人民群众喜爱的白话小说——话本。至明末，文言小说衰颓已达极点。清初《聊斋志异》的出现，以其波谲瑰丽风格，独树一帜，一扫上千年来文言小说创作的颓风，无异于异军崛起，大有文起千年之衰的气势，把文言短篇小说创作推上巍峨高峰，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几百年来，《聊斋志异》一直闪烁着熠熠光辉，有人誉之为“短篇小说之王”，已被译成十几国文字流传国外，成了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财富。

蒲松龄写《聊斋志异》是“集腋成裘，妄续幽明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聊斋自志》），“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语）。他是以传统的传奇志怪的形式和手法，来表现长期郁积于内心深处的“孤愤”之情，揭露和抨击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与不平，抒发他的社会理想。同时也是他对衰颓的文言短篇小说的一种抗争。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又字剑臣，号柳泉（也称“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淄博市）蒲家庄人，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兼商人的家庭。他的大半生是在激烈动荡的时代里度过的，经历了明王朝的覆灭，清王朝入主中原前后的虏掠和镇压，清初民族的反清斗争。在清王朝统治相对稳定以后，他也曾幻想通过科举途径出仕。他聪慧过人，却屡试不第，终生穷困潦倒，挣扎在社会底层，与劳动群众有共同的命运遭际，得以直接地广泛地观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察劳动人民疾苦。对于贪官酷吏、地主豪绅的欺压，封建礼教的束缚，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都有切身体会，使他对黑暗现实“愤气填胸”。于是在用毕生心血写成“孤愤之书”——《聊斋志异》里，把对丑恶现实的揭露批判、辛辣嘲讽之情寄寓于谈狐说鬼之中，深刻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提出尖锐的社会问题：

他揭露了“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官虎而吏狼者，比比皆是也”的冷酷的社会关系和黑暗残酷的封建制度。他不仅在作品中鞭撻了中下层封建官吏，在个别篇章里（如《促织》等）敢于对为非作歹的皇帝流露微词，比过去进步作家的批判前进了一步。

他对腐朽的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给予辛辣的嘲讽和批评，虽然他的批评比不上后来的吴敬梓、曹雪芹的激烈和彻底，但在这之前，科举制度毒害了知识分子近千年，在小说史上从无人对此提出过批评。相反地，在小说、戏剧里面却充溢着状元发迹的故事。蒲松龄是第一个对科举弊端提出批评的小说家，显露出他过人的勇气和胆识。

他还创造了众多的朦胧的渴求自由自主的青年（尤其是青年女子）形象，让他们在幻境中冲破封建礼教樊篱去进行

抗争和追求。

此外，他还广泛地触及种种社会问题，诸如伦理、道德、婚姻、友谊、艺术以至自然现象的变异等等。

在中国小说史上从未见过有哪一位作家象蒲松龄这样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尖锐地揭露社会问题。他的《聊斋志异》的思想艺术成就远远在他那个时代的同人之上。尽管由于作家世界观复杂矛盾等原因，作品里也流露有封建迷信、因果报应等思想，在批判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同时又有所肯定等毛病，但这些瑕疵，掩盖不住它在思想性上取得的伟大成就，抹不掉它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和地位。

在艺术上，“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是《聊斋志异》的一大特色。它继承了六朝志怪小说的传统，在取材上多写狐妖鬼魅或自然界的变异现象，赋以人性；或把人物变形，隐含讽刺，用以表达作者的社会理想和美学理想。在写法上，克服志怪小说叙事简略，不重人物刻画缺陷，借鉴传奇小说善于编织情节和描写人物的方法。在构思时多以刻画人物为中心，借助丰富离奇的想象，编织波澜起伏、曲折多变、奇特怪异的情节，但又入情入理。承下了那个时代的众生相，鞭笞丑类，颂美扬善，寄托着作者强烈而又深沉的人生感慨，含蓄地讽刺现实。所以，在蒲松龄笔下，小儿可以魂化促织，情痴可变鹦鹉传情，人心可以互换，鬼会一死再死，殛人能够对话，活人可以进入画中，恶鬼化成美女，贪官酷吏变形为虎为狼，花鸟虫鱼、狐妖犬鼠无不可以变异成人，具有人的性情，演出人生的悲喜剧。可谓奇人奇情奇事、千姿百态。而这一切描写又都是作者蘸着血泪在发愤和抒情，隐喻现实，表达理想。如《促织》通过波澜曲折、险峰迭出的情节，写

出了生性老实怯弱的戚名为了一只蟋蟀而几致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展示他情绪的起伏变化，表现他内心的忧伤痛苦，个性鲜明。同时，也写出了皇帝的淫乐无聊，各级官吏的卑鄙残暴，劳动人民的苦难艰辛，从中可以窥见那个社会现实的丑恶与黑暗。

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塑造一大批个性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为我国古典小说人物画廊增添异彩，是《聊斋志异》的又一特色。鲁迅说过：“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其叙人间事，亦尚不过为形容，致失常度……”（《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在这里，批评了明末“志怪群书”不塑造人物，荒诞而缺乏真情的弊病，肯定了《聊斋志异》的人物形象性格化和性格描写恰到好处。蒲松龄是很注意把人物性格塑造作为描写的中心，调动各种艺术手段为刻画人物服务的。或在曲折多变的情节中去展示人物性格；或通过次要人物的对比、衬托去突出主要人物性格特征；或通过对人物外貌、行动、情态、心理、对话的描写去刻画人物个性；或把人物放到幻化的环境中去活动，使其性格理想化；或白描、或细雕；或夸张、或变形；……表现手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使他笔下人物色彩纷呈，性情各异。如有生死与共，珍重友情的娇娜与孔生（《娇娜》），扶危济困的乔女（《乔女》），刚烈不屈的鴛头（《鴛头》），不畏强暴，不屈不挠地与恶势力斗争的席方平（《席方平》），天真开朗的婴宁（《婴宁》），哀婉悲戚的公孙九娘（《公孙九娘》），有两面派嘴脸的恶鬼（《画皮》），温驯贤淑的小倩（《聂小倩》），对爱情执着追求的孙子楚（《阿宝》），乐于成人之美的宦娘（《宦娘》）……等等。这一大批人物形象其

个性之鲜明，思想内涵之丰富，足以与世界文学史上任何一部优秀的短篇小说的人物比美。

在语言上，虽用文言，但并不过于典奥艰涩，而是活泼流畅，无论是状物叙事写人，都能做到准确、简炼、传神，富于感情色彩。

总之，《聊斋志异》以其新颖深刻的思想，性格卓异的人物形象，泼辣清丽的风格，娴熟的艺术技巧，在当时就给人们耳目一新之感，至今仍有其不朽的艺术魅力，值得我们研读玩味。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曾参阅了前人和当代名家的有关著述和评注，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同时还得到广西教育出版社颜开先生的指导，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梁超然教授对全稿进行了审阅，特此致谢。由于笔者文艺理论功底和古典文学知识疏浅，文中定会有不妥之处，还盼专家和读者指正。

覃伊平

一九八七年初冬
于南宁西乡塘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 序

李 白

两年多前，广西人民出版社筹划编辑一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委托梁超然、陈光坚副教授和我选定题材，并负责部分审订工作。这是一套有计划选题，有统一编写体例的丛书，主要的读者对象是中学生和自学青年、自学干部，从今年起陆续出版，预定三年内出完。

我们知道，我国文学的发展，源远流长。就有文字记载的来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周代的民歌选集——《诗经》。稍后，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有了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我们说我国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文学便是其中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不断地发展的。到了汉魏六朝，不但民歌更普遍地发展起来了，而且作为文学家的诗人，也愈来愈多了。散文方面，从先秦的神话、寓言故事、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发展为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作家林立的局面。我们只要从六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一书，就可以看到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概貌。文学批评家刘勰说：“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就是指的文学习样有了很大的发展。他说的“杂文”，实际上是汉代以来好几十种新发展起来的

文体的总称。

到了唐代，不但诗歌方面出现了以格律诗为代表的新高峰，散文方面也有许多有名的作家，而且，不少作家是韵文和散文兼长的。这时候，短篇小说也开始出现了。

我们平时说唐诗、宋词、元曲，这是唐以后韵文方面新发展的主要脉络，并非说唐代只有诗，宋代只有词，元代只有曲。散文方面，到了宋代，开始产生白话小说。宋、元、明几代，白话小说（称之为话本）一直在发展，并从而产生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而以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达到了小说艺术的高峰。

戏剧这一文学形式，是从宋元时代才开始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元代戏剧有许多优秀的作品。有一点很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戏剧的出现虽然比西方晚，但它的发展之迅速和普及之广泛，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相比匹的。从元代到明、清两代，戏剧发展为千百种的地方戏；广大人民包括人数众多、文化水平低的农民，都是戏剧的观众，这实在是一个奇迹。在西欧，直到今天，还没有能使戏剧普及到农民。在我国各种地方戏兴起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不少由群众中不知名的作者写的优秀剧本。这个现象，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由此可以看见，我国的文学发展，从来就是循着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两个方面交互进行的。这两个方面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论诗歌、话本小说、戏剧，都是先从民间产生，但又都为各个时代的文学家吸取作为营养和蓝本，使之发展为更加完美的作品。

编辑出版这一套丛书的目的，就在于沿着我国文学发展史的脉络，把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家和主要作品介绍给年青一代的读者。这样，读者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概

况，看到各个时代的一些精品——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不但对于提高文化水平和阅读能力，培养对文学的欣赏情趣是有帮助的，而且，对批判地继承我们的文化遗产，培养爱国主义的思想情操，也将是有帮助的。

为了适应读者对象，每本书在注释方面力求做到准确和详细，难点尤其要讲清楚，不避重就轻。韵文一般不译成白话，但《诗经》比较难懂，因此《诗经赏析》的各篇都译成白话。为了帮助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每一本书都采用了“赏析”的体例，我们要求“赏析”写得深入浅出，对于每篇作品的思想艺术性、写作技巧，能抓住要点，给予适当的评论，并从欣赏的角度谈出一点可供读者参考的意见。赏析的写法同教科书的分析有所不同，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根据不同的作家和作品，谈具有特色之处，这样，也就不是千篇一律，而是比较生动活泼的、比较丰富多样的写法了。

我们希望，这一套丛书能引起青年们对文学的广泛兴趣，并使他们从这套丛书中，得到对我国古代文学虽是初步的，然而却是广泛的接触，打下更坚实的语文基础。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一日

目 录

前言	(1)
婴宁	(1)
反复皴染 层层镂刻	(9)
宦娘	(13)
明暗结合 巧留悬念	(16)
阿宝	(21)
特异的情节 独特的个性	(25)
聂小倩	(30)
捕捉独特的心理反应	(36)
晚霞	(41)
以明映暗 以露显藏	(45)
娇娜	(48)
思想锁链 环环相扣	(54)
连城	(59)
死死生生的恋歌	(63)
鸦头	(68)
百折千磨 之死靡他	(72)
公孙九娘	(78)
一曲幽怨缠绵的悲歌	(83)
胭脂	(87)
偶然巧合 入情入理	(96)

画皮.....	(102)
写鬼亦得写出伦次性情.....	(105)
席方平.....	(110)
在行动中展现性格.....	(116)
促织.....	(123)
大起大落 跌宕起伏.....	(127)
劳山道士.....	(132)
寓讥讽于情节场面之中.....	(134)

婴 宁

王子服，莒①之罗店人。早孤。绝慧，十四入泮②。母最爱之，寻常不令游郊野。聘肖氏，未嫁而夭，故求凰③未就也。会上元④，有舅氏子吴生，邀同眺瞩⑤。方至村外，舅家有仆来，招吴去；生见游女如云，乘兴独遨。有女郎携婢，撚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顾忌。女过去数武⑥，顾婢曰：“个儿郎目灼灼似贼！”遗花地上，笑语自去。生拾花怅然，神魂丧失，快快遂返。至家，藏花枕底，垂头而睡，不语亦不食。母忧之。醮禳益剧⑦，肌革锐减⑧。医师诊视，投剂发表⑨。忽忽若迷。母抚问所由，默然不答。适吴生来，嘱密诘之。吴至榻前，生见之泪下。吴就榻慰解，渐致研诘。生具吐其实，且求谋画。吴笑曰：“君意亦复痴！此愿有何难遂？当代访之。徒步于野，必非世家。如其未字。事固谐矣；不然，拚以重赂，计必允遂。但得痊瘳⑩，成事在我。”生闻之，不觉解颐。吴出告母，物色女子居里，而探访既穷，并无踪绪。母大忧，无所为计。然自吴去后，颜顿开，食亦略进。数日，吴复来。生问所谋。吴给⑪之曰：“已得之矣。我以为谁何人，乃我姑氏女，即君姨妹行，今尚待聘；虽内戚有婚姻之嫌，实告之，无不谐者。”生喜溢眉宇，问：“居何里？”吴诡曰：“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余里。”生又付嘱再四，吴锐身⑫自任而去。生由

此饮食渐加，日就平复。探视枕底，花虽枯，未便凋落。凝思把玩，如见其人。怪吴不至，折柬招之。吴支托不肯赴召。生恚怒⑬，悒悒不欢。母虑其复病，急为议姻；略与商榷，辄摇首不愿。惟日盼吴。吴迄无耗，益怨恨之。转思三十里非遥，何必仰息他人？怀梅袖中，负气自往，而家人不知也。伶仃独步，无可问程，但望南山行去。约三十余里，乱山合沓⑭，空翠爽肌，寂无行人，止有鸟道。遥望谷底，丛花乱树中，隐隐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见舍宇无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李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⑮其中。意是园亭，不敢遽入。回顾对户，有巨石滑洁，因据坐少憩。俄闻墙内有女子，长呼“小荣”，其声娇细。方伫听间，一女郎由东而西，执杏花一朵，俯首自簪。举头见生，遂不复簪，含笑捋花而入，审视之，即上元途中所遇也。心骤喜。但念无以阶进⑯；欲呼姨氏，顾⑰从无还往，惧有讹误。门内无人可问。坐卧徘徊，自朝至于日昃⑱，盈盈望断，并忘饥渴。时见女子露半面来窥，似讶其不去者。忽一老嫗扶杖出，顾生曰：“何处郎君，闻自辰刻便来，以至于今。意将何为？得勿饥耶？”生急起揖之，答云：“将以盼亲。”嫗聳聳不闻。又大言之，乃曰：“贵戚何姓？”生不能答。嫗笑曰：“奇哉！姓名尚自不知，何亲可探？我视郎君，亦书痴耳。不如从我来，啖以粗粝；家有短榻可卧。待明朝归，询知姓氏，再来探访，不晚也。”生方腹馁思啖，又从此渐近丽人，大喜。从嫗入，见门内白石砌路，夹道红花，片片堕阶上，曲折而西，又启一关，豆棚花架满庭中。肃客入舍，粉壁光明如镜；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中；裙籍⑲几榻，罔不洁泽。甫坐，即有人自窗外隐约相窥。嫗唤：“小荣！可速作黍。”⑳ 外有婢子嗽声而应。

坐次^⑪，具展宗阀^⑫。媼曰：“郎君外祖，莫姓吴否？”曰：

“然。”媼惊曰：“是吾甥也！尊堂，我妹子。年来以家窶^⑬，又无三尺男，遂至音问梗塞。甥长成如许，尚不相识。”生曰：“此来即为姨也，勿遽遂忘姓氏。”媼曰：“老身秦姓，并无诞育，弱息^⑭仅存，亦为庶产^⑮。渠母改醮^⑯，遣我鞠养。颇亦不钝，但少教训，嬉不知愁。少顷，使来拜识。”

未儿，婢子具饭，雏尾盈握^⑰。媼劝餐已，婢来敛具。媼曰：“唤宁姑来。”婢应去。良久，闻户外隐有笑声。媼又唤曰：

“婴宁，汝姨兄在此。”户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犹掩其口，笑不可遏。媼瞋目曰：“有客在，咤咤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媼曰：“此王郎，汝姨子。

一家尚不相识，可笑人也。”生问：“妹子年几何矣？”媼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复笑不可仰视。媼谓生曰：“我言少教诲，此可见矣。年已十六，呆痴才如婴儿。”生曰：“小于甥一岁。”曰：“阿甥已十七矣，得非庚午属马者耶？”

生首应之。又问：“甥妇阿谁？”答云：“无之。”曰：“如甥才貌，何十七岁犹未聘？婴宁亦无姑家，极相匹敌；惜有内亲之嫌。”生无语，目注婴宁，不遑他瞬。婢向女小语曰：

“目灼灼，贼腔未改！”女又大笑，顾婢曰：“视碧桃开未？”遽起，以袖掩口，细碎连步而出。至门外，笑声始纵。媼亦起，唤婢襚被^⑱，为生安置。曰：“阿甥来不易，宜留三五日，迟迟送汝归。如嫌幽闷，舍后有小园，可供消遣；有书可读。”次日，至舍后，果有园半亩，细草铺毡，杨花糝径^⑲；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穿花小步，闻树头苏苏有声，仰视，则婴宁在上。见生来，狂笑欲堕。生曰：“勿尔，堕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将及地，失手而堕，笑乃止。生扶之，阴掖其腕^⑳。女笑又作，倚树不能行，良久乃罢。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

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遗，故存之。”问：“存之何意？”曰：“以示相爱不忘也，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疾，自分化为异物③①；不图得见颜色，幸垂怜悯。”女曰：“此大细事。至戚何所靳惜③②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生曰：“妹子痴耶？”女曰：“何便是痴？”曰：“我非爱花，爱撚花之人耳。”女曰：“葭莩之情③③，爱何待言。”生曰：“我所谓爱，非瓜葛③④之爱，乃夫妻之爱。”女曰：“有以异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俯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语未已，婢潜至，生惶恐遁去。少时，会母所。母问：“何往？”女答以园中共话。媼曰：“饭熟已久，有何长言，啁啾③⑤乃尔？”女曰：“大哥欲我共寝。”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幸媼不闻，犹絮絮究诘③⑥，生急以他词掩之。因小语责女。女曰：“适此语不应说耶？”生曰：“此背人语。”女曰：“背他人，岂得背老母。且寝处亦常事，何讳之？”生恨其痴。无术可以悟之。食方竟，家中人捉双卫③⑦来寻生。先是，母待生久不归，始疑；村中搜觅几遍，竟无踪影，因往寻吴。吴忆曩③⑧言，因教于西南山村行觅。凡历数村。始至于此。生出门，适相值，便入告媼，且请偕女同归。媼喜曰：“我有志，匪伊朝夕③⑨。但残躯不能远涉；得甥携妹子去，识认阿姨，大好！”呼婴宁。宁笑至。媼曰：“有何喜，笑辄不辍？若不笑，当为全人。”因怒之以目。乃曰：“大哥欲同汝去，可便装束。”又饷家人酒食，始送之出去曰：“姨家田产丰裕，能养冗人。到彼且勿归，小学诗礼④⑩，亦好事翁姑。即烦阿姨，为汝择良匹。”二人遂发。至山坳，回顾，犹依稀见媼向门北望也。抵家，母睹姝丽，惊问为谁。生以姨女对。母曰：“前吴郎与儿言者，诈也。我未有姊，

何以得甥？”问女，女曰：“我非母出。父为秦氏，没时④，儿在襁中，不能记忆。”母曰：“我一姊适秦氏，良确；然殂谢已久，那得复存？”因审诘面庞、志髻，一一符合。又疑曰：“是矣。然亡已多年，何得复存？”疑虑间，吴生至，女避入室。吴询得故，惘然久之。忽曰：“此女名婴宁耶？”生然之。吴亟称怪事。问所自知，吴曰：“秦家姑去世后，姑丈鰥居，崇于狐②，病瘖死。狐生女名婴宁，绷③卧床上，家人皆见之。姑丈歿，狐犹时来；后求天师④符黏壁间，狐遂携女去。将勿此耶？”彼此疑参⑤。但闻室中吃吃，皆婴宁笑声。母曰：“此女亦太憨生。”吴请面之。母入室，女犹浓笑不顾，母促令出，始极力忍笑，又面壁移时，方出。才一展拜，翻然遽入，放声大笑。满室妇女，为之粲然。吴请往覘⑥其异，就便执柯⑦。寻至村所，庐舍全无，山花零落而已。吴忆姑葬处，仿佛不远；然坟垄湮没，莫可辨识，诧叹而返。母疑其为鬼。入告吴言，女略无骇意；又吊其无家，亦殊无悲意，孜孜憨笑而已。众莫之测。母令与少女同寝止。昧爽即来省问⑧，操女红精巧绝伦。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人皆乐之。邻女少妇，争承迎之。母择吉将为合卺⑨，而终恐为鬼物。窃于日中窥之，形影殊无少异。至日，使华妆行新妇礼；女笑极不能俯仰，遂罢。生以其憨痴，恐漏泄房中隐事；而女殊秘密，不肯道一语。每值母忧怒，女至，一笑即解。奴婢小过，恐遭鞭楚，辄求诣母共话；奴婢投见，恒得免。而爱花成癖，物色遍戚党，窃典金钗，购佳种，数月，阶砌藩溷⑩，无非花者。庭后有木香⑪架，故邻西家。女每攀登其上，摘供簪玩。母时遇见，辄诃之。女卒不改。一日，西人子见之，凝注倾倒，女不避而笑。西人子谓女意已属，心益荡。女指墙底笑

而下，西人子谓示约处，大悦。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则阴如锥刺，痛彻于心，大号而踣^{⑤2}。细视，非女，则一枯木卧墙边，所接乃水淋窍也。邻父闻声，急奔研问，呻而不言。妻来，始以实告。熬火烛窍，见中有巨蝎，如小蟹然。翁碎木捉杀之。负子至家，半夜寻卒。邻人讼生，讦发^{⑤3}。婴宁妖异。邑宰素仰生才，稔知其笃行士^{⑤4}，谓邻翁诬讼，将杖责之。生为乞免，逐释而出。母谓女曰：“憨狂尔尔，早知过喜而伏忧也。邑令神明，幸不牵累；设鹘突^{⑤5}官宰，必逮妇女质公堂，我儿何颜见戚里？”女正色，矢不复笑。母曰：“人罔不笑，但须有时。”而女由是竟不复笑，虽故逗，亦终不笑；然竟日未尝有戚容。一夕，对生零涕。异之，女哽咽曰：“曩以相从日浅，言之恐致骇怪。今日察姑人郎，皆过爱无有异心，直告或无妨乎？妾本狐产。母临去，以妾托鬼母，相依十余年，始有今日。妾又无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岑寂山阿^{⑤6}，无人怜而合厝^{⑤7}之，九泉辄为悼恨。君倘不惜烦费，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养女者不忍溺弃。”生诺之，然虑坟冢迷于荒草。女但言无虑。刻日，夫妻舆柩^{⑤8}而往。女于荒烟错楚中，指示墓处，果得媪尸，肤革犹存。女抚哭哀痛。异归^{⑤9}，寻秦氏墓合葬焉。是夜，生梦媪来称谢，寤而述之。女曰：“妾夜见之，嘱勿惊郎君耳。”生恨不邀留。女曰：“彼鬼也，生人多，阳气胜，何能久居？”生问小荣，曰：“是亦狐，最黠。狐母留以视妾，每摄饵相哺，故德之常不去心。昨问母，云已嫁之。”由是岁值寒食^{⑥0}，夫妻登秦墓，拜扫无缺。女逾年，生一子。在怀抱中，不畏生人，见人辄笑，亦大有母风云。

异史氏曰：“观其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者；而墙下恶作剧，其黠孰甚焉。至凄恋鬼母，反笑为哭，我婴宁殆隐于